

第五屆“伊利杯”全球徵文大賽投稿選登

一個華裔家族的百年夢想

王若冰(澳洲)

傍晚的太陽若隱若現地照在寬敞而幽雅的院子里，唧唧喳喳的鳥兒在花與樹之間盤旋。秋天的空氣里，夾雜着收穫的喜悅。一張古舊的木桌旁，我與老人相對而坐，伴隨着英國奶茶的濃鬱芳香，侃侃而談。然而，老人臉上的神情卻多了平日里不多見的憂鬱和沉重。她的目光一直在院子里的某個角落里徘徊。我順着她的目光望去，是那一片綠油油的竹子吸引了她。也許正是這些竹子，使這個有着小橋流水，花香鳥語的院子多了種悠遠的意境。望着那些正沖向雲天的竹子，品着具有別樣風情的茶香，我跟着老人的思緒，穿越了一條時光的隧道，聽到了一個華裔家族關於歷史、命運，關於愛情與生活的故事。

祖父邢立強和父親邢進

1848年，中國廣東一個小魚村。15歲的少年邢立強，着灰色長褂，站在船頭與他的父母親人告別。望着站在秋風中不斷向他揮手的父親，和頭髮斑白的母親，小小的邢立強內心里產生了一種與他這個年齡不相符的悲涼。他正在與這片熱土，與兵荒馬亂的祖國告別。細雨紛紛，秋風寒涼，落葉飄飛，年少的邢立強就這樣離開了18世紀中期的祖國，和一船老少鄉親，奔向傳說中的南方新大陸——當時還很荒涼的澳大利亞。

年少的邢立強，帶着能解決溫飽，尋求一條生路的簡單想法，才完全忽略了陌生的國度和語言難題。當時的澳洲，已經開始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人人都懷着美好的淘金夢，從歐洲亞洲等各個國家來這塊神奇的大陸。

第一次出遠門的邢立強在異國他鄉開始了他的新生活。新的環境，陌生的語言，對這個15歲的中國少年來說，無疑是一種嚴重的考驗。但是，也許是繼承了中華民族勤勞與刻苦的傳統美德，也許是少年的夢想在鞭策着他，邢立強和其他的鄉親一起，在當時離墨爾本200公里左右的一個小鎮上扎下了根。從此，邢立強開始長大了，走上了獨闖人生的艱辛之旅。

隨着時間的推移，邢立強漸漸地長成了英俊的青年，基本上解決了溫飽，轉眼就到了成家立業的年齡。他當然願意找一個中國女人做妻子，但將時光推移到200來年前的澳洲，那簡直是一件大海撈針的事情。光陰荏苒，鄉親們都陸續成家，生兒育女。他們的妻子來自世界各地，雖然文化不同，但是生活卻也甜蜜有加。看着還形單影只的邢立強，鄉親朋友們開始為他張羅婚姻大事。於是，他很快認識了一個英國女子珍妮，並在不久後與其完婚。珍妮的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馬來西亞人，她非常瞭解亞洲文化。從此，這兩個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開始了他們長達50多年婚姻生活，共同撫育了六個孩子。排行最小的兒子叫邢進，邢進在各方面都與邢立強極其相象。

邢進和兄弟姐妹們從小就接受了完全西式的教育，跟着母親學習英語和英國禮儀。父親邢立強曾說，要讓他們學會中文，要能講母語。但是並沒有多少文化的邢立強，忙于為全生活奔波，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教孩子們說母語，教育孩子自然就成了妻子的任務。在邢進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有着極強自尊心和個性的人，時刻像座大山一樣呵護着他們。

來到澳洲之前，邢立強跟着他的父親學了幾年木匠活。儘管小小年紀的他，還沒有太大的力氣拿沉重的工具，但父親說，人要能學會一門手藝，不管將來是什么樣的世道，還是能添飽肚子的，邢立強很努力。14歲那年，他不但學會了雕花工藝，還可以獨立地做一些簡單的傢具。到澳洲後，邢立強還是時時想起父親的話，閒暇時，他總是找來一些木頭，琢磨着打傢具。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傢具很討人喜歡。幾乎每做出一樣，都被周圍的人買了去，這不但給他的家庭增加了收入，也給了他教孩子們木匠活的信心。

希望總是如盛開的鮮花般美好，現實卻充滿

諸多殘酷。幾個孩子當中，只有最小的兒子邢進表現出了興趣，也學得認真。邢進說，自己並不打算以木匠為生，但是他很喜歡父親傢具上那些精緻的雕花。就這樣，邢進學會了木匠，也能做一些簡單的傢具。邢立強看着這個性格和外貌都和自己極為相似的兒子，甚是欣慰。

孩子們一天天地長大，生活也逐漸有了好轉。偶有時間，邢立強會坐在院子里跟妻子和孩子們講述一些與中國有關的故事。然而，在中國15年生活的記憶，已經漸漸被歲月拉得越來越陌生和遙遠。隨着時間的推移，祖國與故鄉成了一個停留在腦海里的概念。邢立強時常跟全家人說：也許有一天，這世界太平了，日子好了，還能帶着全家回祖國，回到故鄉廣東的小魚村去。然而，這個願望，一直到他燃盡了生命之燈，也未能實現，這願望也自然成了他留給兒子的遺願。

一起建造了這座房子，如今已是物事人非，只有這座房子，還保留着原來的面貌。每到春天，她都會覺得回到了年輕的時光，她和丈夫、孩子們在院子里玩耍的情景。

老人說，邢進除了不會講中文，在他身上能找到中國男人的諸多優秀品質。他心思非常慎密，愛妻子，愛家和孩子們。為了有份幸福的生活，他努力工作，在家庭中很有威望。在西方的家庭中擁抱和親吻這些表達情感的方式，在邢進眼里是一種非常尷尬的事。因此，這個男人對妻子和孩子們的愛都表現在了細微的行動上，他的這種表達方式，也慢慢地影響到了孩子們，他的妻子也逐漸習慣了丈夫的不同。因為她瞭解，她的母親曾經和他丈夫一樣，這也是東西方不同文化的一部分。不管遇到多少磨難，他都能用剛強的毅力和肩膀為妻兒遮風擋雨。“有一年，那時我

們，望着竹子邊上飛來飛去的鳥，時光總會在某一處定格。

一個找不到歸屬感的男人

時光穿梭，歲月流轉。每當看着年老的母親充滿了懷舊與某種遺憾的眼神，安得魯邢總會想起幼年。如今，他也已經步入了老年的行列，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在流年飛轉中，他深刻地體會了父母對孩子的愛就像永遠無法乾枯的海水，噴涌而出。優雅漂亮的妻子，兩個懂事可愛的兒子，使他對自己如今的生活頗為滿足。他喜歡周末時，在寬敞的廚房里為全家人包餃子。夕陽下的院中，父親包餃子的畫面，總如舊時電影一樣在他的眼前浮過。少年的歲月里，每次他們想吃餃子時，父親都要親自動手。那些餃子皮，在父親的手中飛轉，就像變魔術，很快一鍋餃子就下鍋了。幾個孩子圍在父親的身邊，看着父親包餃子的整個過程，那是他幼年時光中最溫馨的回憶。

此時，是澳洲2016年的秋天，依然處處可見鮮花盛開，滿院子的花香隨風飄盪，偶爾葉子與花在風的吹動下，會靈動地撞擊在一起，這是大自然送給人類最美的樂章。我問他是否想去中國看看，他幾乎沒加思索地說：也許吧。他說，幾年前，他的妹妹一家去中國旅遊，回來跟他們講在中國的見聞，引起了他更大更多去中國看看的興趣。

而後，他無奈地搖頭說，我都不會說中文，中國對我們只是一個概念了。我有時候都不知道我是哪里人，當別人說我是中國人的時候，我就經常問自己，我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時，他的妻子端着一盤甜點放在我們面前，她對丈夫說：你當然是中國人了。事實上，安得魯這個名副其實的澳洲人的價值觀，以及對很多事物的理解，都和中國人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處。這一點，他自己也許並沒有意識到，但是已經根深蒂固地刻在他的腦海里了。他說，他父親在時，還盼望有一天圓祖父的夢想回中國和故鄉看看。到他這一代，父親邢進沒有給安得魯一些看不見摸不着的關於中國的夢想。但是，父親教會了他打傢俱和包餃子。父親說：記住，餃子是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的食品。他至今還依稀記得：在他十多歲的時候，父親在院子里教他如何打造傢俱的情景。他說，那時的父親身影與行動都已蒼老，對許多事情已經力不從心。然而，父親卻一定要把他自己從祖父那里學來的東西都教給他。父親說，也許做傢俱並不能成為你謀生的手段，但是，你應該學會並記住。你祖父說，我們祖輩人都會做傢俱。你不能忘了我們祖輩流傳下來的念想。

於是，他不但學會了包餃子，還學會了做傢俱。

我問他，會不會教他的孩子們做傢俱，他說，如果他們喜歡，我還是願意教他們的。我問兩個孩子，如果有機會，你們願意去中國嗎？他們想也沒想就回答說願意。

我又問，你們喜歡餃子嗎？

他們一致點頭回頭說：喜歡，爸爸做的餃子很好吃。

那你們願意學嗎？

大一點的孩子說：我想學包餃子。

聽了兒子的話，安得魯欣然笑。他看着客廳的牆上，那上面，有一幅他父親生前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面容慈祥，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無聲地傳遞一種剛毅與隱忍。

告別的時候，天色已晚。他們一家送我們到院門外，直到上了車，安得魯居然還站在樹下目送我們離去。這個細微的動作，深深地觸動了我。我跟隨先生去過很多澳洲本土朋友的家，他們大都是客人出了門，說了再見，就會關門回房。而安得魯卻一直站在夜幕下，目送我們遠去。我回頭看着夜色中他的身影，涌現出無限感慨。這168年的滄桑歲月，在這個家族幾代人身上所凝結與發生的故事，不就是一段世界更迭變化與我們中華民族追求強國富民的美好夢想的歷史嗎？(4683字)



英國婦人邢海燕

邢進是在父親邢立強去世後，才與一個英國與馬來西亞的混血女人結婚的。這個女人就是依然健在的邢海燕。邢海燕是邢進給她起的名字，她有一個非常動聽的英文名字叫瑪格麗特。老人的記憶依然穿梭在歲月變遷的長河中，她深深地吸了口氣，用手輕輕地撫摩着這張陳舊的木桌說：這是我丈夫生前打造的。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男人，我們家里很多傢具都是他做的，我很喜歡他的傢具。他是個難得的好丈夫……

老人的祖上在英國曼徹斯特，200年前來到澳大利亞。起先在離墨爾本3個多小時的一個小鎮上。她的祖父母在那里蓋了一所大房子，有一片寬闊的土地。但當時，這里的生活跟英國本土比起來，還存在着很大的差異。隨着大批歐洲和亞洲淘金者的到來，也在悄悄地改變着每一個人的生活與觀念。邢海燕的父親長大後，跟一個馬來西亞的漂亮女子結婚。從那一代開始，他們的生活與文化都在潛移默化地發生着變化。在多重文化背景下家庭長大的邢海燕，生來就具有了東西文化交融後的氣質。她知曉亞洲的文化，她擁有更多的寬容與理解。邢海燕成年後，也像其他的姑娘一樣對未來有了無限的憧憬。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在親戚家中的生日宴會上，與中國青年邢進偶然相遇，二人一見傾心，迅速墜入愛河。

如今已90高齡的邢海燕，依然思維敏捷，動作靈便。自從丈夫去世後，她就開始獨自生活。她非常勤快，總是不停地院子里和房子里走來走去，收拾花園，打掃那些丈夫留下的花木。她每天都踏着園子里的小路走幾次，似乎能找到丈夫的影子。年輕時，他們

已經有兩個孩子了，我要在家照顧孩子無法工作，生活很艱辛，但我丈夫卻每天都是笑着對我們說：有我呢，有我你們就不用擔心。他每天都這樣告訴我們，說人一定要樂觀地面對生活。他每天都很辛苦地工作，晚上回來還要趕着做一些傢具。他的傢具有很多人都喜歡，因此總能賣到一些錢。這些錢對我們的生活幫助很大。

也許在另一個世界里的邢進並不知道，他年老的妻子依然懷着少女一般的美好記憶時時回憶他。我難以想象，不會說母語對他是不是一種遺憾，但是他卻時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說，我們中國人怎么怎樣。這個辛勤的中國男人，一生的時光都在澳洲度過，他沒有去過中國，對中國的概念與理解，還只能從報紙中，從那時的廣播中。他的腦海里只有一個名字：中國廣東。那是他父親的方向，那是他父親的祖上。那是他的父親，一生都在思念，一生都想回去看望的親人的方向，也是他父親一生也未能實現的一個願望。事實上，那又何嘗不是他的一個夢呢？

邢海燕老人很喜歡她的中文名字。自從丈夫去世後，她的中文名字似乎成了一個回憶。她在聊天與喝茶時，總在有意無意間，用手輕輕地撫摩着桌子。這張木桌，在太陽的照射下，就越顯出它的陳舊來。老人的兒子，也就是安德魯邢已經不止一次地說，要給母親買一張新的桌子放在院子里，但都被老人拒絕了。看得出，老人很愛惜這張在我們看來已經可以扔掉的木桌。哪怕是不小心灑了一滴茶，她都會用紙巾仔細地擦掉。老人有空時，總喜歡坐在桌子邊，品着一杯英式奶茶或者咖

